

忆往昔

悬在心海的乡愁风帆

□ 王妙瑞

说起乡愁，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不同的念想。

我的故乡在浙江黄岩，过去在十六铺码头坐大轮船直接到浙江海门（后改名椒江），再转乘小船到三江口，上岸就是一望无际的绿色橘林；如果是深秋初冬季节，那橘林便是金黄一片，枝头上挂满了小灯笼似的橘子煞是可爱。黄岩是世界柑橘始祖地之一，栽培蜜橘迄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了，加上土质和水质好，所以种出来的橘子特别爽口，早橘的清甜、朱橘的蜜甜、椴橘的酸甜、本地橘的醇甜，可满足不同口味的需求。本地橘曾连续4年荣获全国农博会金奖。毛主席曾经说过“黄岩蜜橘很有名哦”。

五十多年前，乡下的宝发娘舅驾着一艘机帆船运输建筑材料到上海，每年来往数次。船一靠码头，公用电话打来了。我借了黄鱼车，和弟兄一起去拿橘子。宝发娘舅不是我的亲舅舅，他和我的大舅、小舅住在一个院子亲如一家，所以也成了我的舅舅。他的脸被海风吹成古铜色，说话嗓门很大，一见面就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娘舅和阿姨送的橘子中，不会缺少宝发娘舅的一份。橘子装在藤条编织的大筐里有30来斤重，也有用竹片编成的小筐能装10斤左右的本地橘。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宝发娘舅就是当年为我家送蜜橘的“快递”。

小时候我去过黄岩故乡，在下洋顾村的池塘边种着不少橘树，阿姨对我说，“你娘结婚后，20多岁就随你爸去了上海谋生，这些橘树有你娘的份，送橘子是亲情、也是乡情。”母亲会看风向，一旦刮起东南风，就说宝发娘舅的机帆船快到上海了。

果然两三天后船靠上海码头。隔壁同福里的传呼电话站李阿姨上门来通

知了。

机帆船常泊在南市董家渡码头，有时是王家码头或石晖港码头，最远的一次是浦东高桥，从虹口到那里路很远，车上装5筐橘子太重了，兄弟几个轮流踏着黄鱼车，那时没有瓶装水，一路剥着橘子吃回家。

橘子来了，母亲要送给左邻右舍品尝，父亲要送一点给厂里要好同事。除了橘子，乡下亲戚还会托宝发娘舅带海鲜来，如鳗鱼干、海蜇皮、烤鱼等，世能表弟养了上百只鸭子，送一坛鸭蛋有几十个。过年前亲戚送来圆柱形的黄岩年糕、糯米块和绿豆粉条。当年我家是弄堂里的“贫困户”，还吃过父亲厂里的补助。其实乡下亲戚的生活也贫苦，但他们情愿从自己嘴里省点下来，也要让上海的我家生活好一点。特别令我感动的是，1979年我结婚时，宝发娘舅带来一只小布袋，里面装的是礼金，写了12户人家姓名，一共送了120元钱，有的是角票，还有1分、5分的硬币，母亲点钞时流了泪。其实我乡下的亲戚没有那么多，

他们平时节俭惯了，对一分钱也看得很重，而送礼的大部分人还是乡邻。

宝发娘舅年老撑不动船了，具体哪一年我记不清了。总之改革开放以后，浦江两岸的变化越来越大，机帆船退出了运输，江上的繁忙景象消失了。当45公里长的滨江绿道贯通时，故乡早在10年前就有了动车站，离我阿姨家只有20分钟路程，顺丰快递当天可到上海。每当秋天来临，我总能闻到乡愁的甜蜜滋味。拆开快递箱满目金黄、香气扑鼻。

我微信告诉故乡人，橘子不要送了，上海的水果大卖场多的是，但他们就是不听。那一年阿姨身体有恙，我立马汇去1500元，并买了药品快递过去。我不会开车。三弟和四弟每年自驾去黄岩看望老亲戚和乡邻，车里装满了故乡人喜欢吃的大白兔奶糖和话梅糖等上海特色糖果糕点。返程带回了故乡蜜橘。现在第三代也品味到了乡愁的深情。

娘舅的船早就没了，但帆还在。因为乡愁永远是悬在我心里的一叶“风帆”。



煮茶图（国画） 毛瑞存 作

闲时光

□ 任焯越

“长眼睛”的绿藤

家住三楼，阳台不大，前无遮拦。友人来访，多建议阳台能见些“绿”。听多了，心里开始琢磨，这斗“台”之地，花放何处呢？

后妻出了一招，在玻璃移门左首墙上，挂个落地花架，花架上置几块搁板，花盆就放在搁板上。让这面墙成为一扇绿色之窗。

用褐色的木料做成的花架装上墙，猛抬头一看，竟好似有了院落的意境。那天特意去花鸟市场挑了花，花上了架后，花架的感觉一下就显现了。轻风吹拂下，满架的绿叶在轻轻摇曳，红色的花、紫色的花、粉色的花，在绿丛中分外亮丽。

每天清晨，我根据花老板叮嘱的，你要喝水，花也要喝水的“教导”，起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拿着水壶去给花“喝水”。晨光中，架上的花儿，绿叶上滚动着水珠，嫩芽上闪烁着亮光，花瓣上透着缤纷，我突然有一种身在花圃间的感觉。

过了十几天，下层搁板上的那盆，已向上蹿出了半尺许，从中又伸出了几根一尺多长的藤蔓，带着叶子，在空中摇来

晃去，似在寻找着什么。

我把在空中摇曳的几根藤蔓，轻轻地拉近到花架边上，一枝特别长的，还让它从上面搁板的缝隙中穿过去，以让它新的空间继续生长。

一个星期后，我在浇花时，无意间发现，两枝临左面窗玻璃的藤蔓，竟横向跃过一虎口宽的距离，脱离褐色花架，攀上了墙角白色的窗帘绳子上，一上一下紧紧缠绕着珠形绳子上，漂亮极了！

我惊喜地叫唤声，引来了妻子。我问她，藤蔓怎么知道那儿有根绳子，腾空越过去的？妻子也说不上来，她只是担心绳子爬满藤蔓后，就无法拉窗帘了。我自言自语地说，藤蔓肯定长了双我们看不见的“眼睛”，它看到了漂亮的绳子，就勇敢地飞过去了。

为了弄清藤蔓长了双什么样的“眼睛”，我特意致电市植物园花卉工程师。接电话的老师回答，植物是不可能长眼睛的。我问那会不会它对攀爬的绳子有种感应？老师说植物主要跟着光照走。挂了电话我想，窗帘绳靠窗玻璃，又是白色的，光照肯定亮过褐色的花架。藤蔓向着

光亮而生长，这不就是眼睛吗？是一双发现光明的眼睛呀！

晚上，我找出几根蓝色的电线，分左中右三个地方，从花架顶端一直拉到底下，供藤蔓攀爬。然后我又小心翼翼地把已缠绕在白色窗帘拉绳上的两根藤蔓，移到右面的蓝色电线上，一上一下，轻轻地搭在电线上，让它们在新的依附上新攀爬。

几天后，我发现，我移植过来的两枝藤蔓，下面一枝已悄悄开始缠绕靠右边的电线了，上面一枝则昂着嫩绿的芽儿，随意靠着电线，毫无缠绕的意思。我在心里问，小东西，不喜欢这蓝色的绳子？藤蔓继续向往着右边窗帘绳子发出的光亮，似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我。

又过了两三天，我看到藤蔓的绿芽，真的又绕过褐色的花架，缠在了墙角边白色窗帘绳上。我下意识地伸出右手，刚要伸向藤蔓，忽然又在半空停住了。我想我应尊重这小东西对光亮的选择，帮助它向往光明。

我与妻商量，这面窗帘我们就不拉了。让这枝绿色的藤蔓，在金色而温暖的秋冬里，睡在白色的垂链上，做一个美丽的梦！

□ 丁汀

作文是劳动，刊用应得报酬才有后劲。

我历来不仅计较稿费，还统计稿费，估量、反思投入和产出的性价比，从而验证自己脑力劳动的价值。

早在40年前，在农场的第二笔稿费2元钱（《解放日报·市郊版》），第一反应是给母亲，拜托农友交到母亲手里。母亲不明白啥叫稿费，农友只得说大白话：写文章赚来的钱。由于有了稿费的缘故，略微改善了农场艰苦的物质条件，故至今感恩稿费。因为有了稿费的诱惑，写作也有了长进。

作为曾经的知青，我回城后也有过不计稿费写稿、编书的情怀，奉献过真情实感的文章，甚至义务代人写序言、编校书稿，还帮着在知青农友的小范围里“众筹”出书资金3000元。然而，当我发现那个“群落”有点“武大郎”味道时，比谁都逃得快。而且，学会了“大言不惭”地索要稿费。

有一家公开发行、有售价的知青报纸，未经我同意，擅自删节转载我在《新民晚报》上刊出的整版文章。于是，就有了向主编讨要稿费的趣事，令其大跌眼镜：知青写文章，有得刊登就感激涕零了，怎会弄出个要稿费的？！一番讨论之余，无奈支付了300元才了结。其实，我要让这位大主编明白一个办报常识：刊用人家文章是要付稿费的，何况是擅自刊用，应该加个道歉才对。

为自己讨要稿费，似乎有点难为情。然而，有一次作为一本区级诗刊的责编，代辛苦的诗人们申请每人200元稿费，却惨遭下一次责编出局的下场。后来才知，是我破了人家名曰公益写诗的规矩。不过，我依然认为，好诗作应有稿费。

我也接受街镇级专刊小册的采写，2000元一篇四五千字的采访稿，印发个千把册不算差，无论如何，人家是晓得采写的辛苦而支付稿费的；也有为社区基层单位专刊编撰文稿的事，人家邀你作这个搅“脑浆”事的路子煞辣清：稿费、编辑费一个也不会少。闻此，顿有被尊重之感而伟岸起来。但凡有写作要求，却无稿费承诺者，我宁愿喝咖啡发呆也不付诸行动。我以为，作者的自尊和自信才是写好文章的基本保证。

我不大写诗，最多算个“半吊子”习诗爱好者，大多“打油诗”是在微信群里赚个吆喝而已。不过，前不久写的一首140行朗诵诗“闵行医生”，是应朋友之邀为“白衣天使”而作，人家在“医师节”的视频节目上朗诵得激情澎湃，很受感染。到底是医疗机构尊重文字创作劳动，给了数千块稿酬，值！以后若有此类写作活，会继续写出人家愿意付稿费的作品。

窃以为，写作投稿须有稿费才会长进。至于数额多寡，倒是其次，有一份尊重就行。至于不要稿费到处投诗之举，这是人家自娱自乐的兴趣爱好，是轮不到其他人置喙的。

写作既然是公认的脑力劳动，却还时常听闻有人希望写作者少得或不得稿费的咄咄怪事。殊不知，写作除了时间成本，还会有其他费用投入：电费、茶叶咖啡、零食或抽烟、纸张、打印乃至电脑等，没有付出能得到么？所以，作文者得稿费乃天经地义，何来“铜臭”之愧疚？

快人快语

稿费轶事